

廣播曲藝選



宣傳農業合作化專輯

- | | | | | | | | |
|-----------------------|-------------------|--------------------|-------------------|------------------|------------------|--------------------|--------------------|
| 不能走那條路·····
(山東快書) | 龍王廟·····
(快板書) | 九根針·····
(河南墜子) | 趕窮魔·····
(快板書) | 薛二嫂·····
(單弦) | 會親家·····
(單弦) | 三換春聯·····
(快板書) | 劉來順偷水·····
(鼓詞) |
|-----------------------|-------------------|--------------------|-------------------|------------------|------------------|--------------------|--------------------|

天津人民出版社

廣播曲藝選



100

[illegible]

1000

廣 播 曲 藝 選

——宣傳農業合作化專輯——

天津人民廣播電台文藝編輯部編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廣 播 曲 藝 選
——宣傳農業合作化專輯——
天津人民廣播電台文藝編輯部編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錦州道六號)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1號

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

*

書号【總0215】甲96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13/16 字數 34,000

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7,000

定價0.18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曲藝八篇。

“劉來順偷水”“三換春聯”“會親家”三篇，介紹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優越性；從團結和教育單幹戶的故事中，指出了農業發展的方向。“薛二嫂”一篇教育社員個人利益應服從集體利益。“趕窮魔”說明唯有農業集體化才能徹底消滅貧困。“龍王廟”和“九根針”是描寫農民與破壞合作社的反革命分子做鬥爭的故事，教育社員要提高警惕，防止敵人破壞。“不能走那條路”教育農民不能走資本主義的道路。

目 錄

劉來順偷水（鼓詞）		王中一	王素稔（一）
三換春聯（快板書）		王澍章	明趙興堡（七）
會親家（單弦）		張劍平	改編（一九）
薛二嫂（單弦）		常江	改編（二五）
趕窮魔（快板書）		思奇	（二九）
九根針（河南墜子）		常江	改編（三八）
龍王廟（快板書）		孟慶章	（四四）
不能走那條路（山東快書）		朱學穎	改編（四九）

劉來順偷水

(鼓詞)

王中一
素稔

有一個劉來順不順心，
他的老婆得了病不能動身，

該洗的東西沒有洗，

燒水做飯沒有人。

下地回來端起冷飯吃兩口，

想起來地裏莊稼更傷心。

無精打采上了炕，

心裏總是悶沉沉：

村裏邊去年办了合作社，

主任是黨員他叫徐景存。

他曾經領導生產開渠道，

我當時自己逞強沒肯入社。

我只想：靠着這幾畝特等地，

哪年不收幾千斤。

何況是又把毛驢換成了馬，

添了个水車愛死人。

我有水車我有井，

我有牲口我有人。

天旱旱不了我劉來順，

哪像那合作社人多嘴雜亂紛紛、哪有工夫

跟他們瞎操心。

沒想到今年旱到了六月半，

成天價挂着太陽天不陰，

地裏莊稼成了光杆，

井裏水要露底一片泥渾。

合作社又弄了一塊丰產地，

正靠着我的地邊可真氣人。

他們是緊澆水來勤上糞，

說說笑笑人多手快幹得勤。

又想起白天正鋤地，

合作社那邊說話听的真。

景存說：「渠裏水咱要節省着用，

就便是不下雨還能照顧全村。」

旁邊又有人答了話，

听声音是爆仗脾气的李鉄根。

他說是：「丰產地就要多澆水，

保証咱丰產計劃每畝一千斤。」

抬頭看光有雲彩可就是不下雨，

一低頭見社裏的莊稼綠蔭蔭，老玉米密密

匝匝像樹林。

綠油油的葉子粗粗的梗，

肥肥嚕嚕地愛死人。

一陣風吹嘩嘩地响，

一眼都沒法看透有多深。

再一看自己的那塊地，

乾得全都有了裂紋，就好像張着大嘴要吃

人。

井裏眼看沒了水，

半天也打不上一小盆。

豆子在地裏瞎成了蛋，

穀苗才露出不幾根。

玉米杆活像筷子細，

就像是一場大病要死的人。

越思越想越有氣，

窩窩囊囊又翻了个身。

正是夏曆六月十五六，

一輪明月賽銀盆。

晃得人合不上眼睛難入睡，

这月亮也未免欺侮人，

你怎不鑽到雲彩縫裏去，

你老照着这天就老不能陰。

但求你下它一場痛快雨，

保住我幾成年景也舒心。

想着想着迷迷忽忽做了個夢，

仿佛是眼前站着徐景存。

自己正愁沒有水，

景存一旁搭了音：

「現放着渠裏水只管來用，

這渠水又不是屬於哪個人。」

對對對，渠水也該有我一份，

當時間抄起鉄鍬猛一掄。

開了渠道流出了水，

眼看着焦黃的莊稼好像變成了人。

張着大嘴衝他笑，

忽然間一聲怪叫好怕人。

劉來順吃了一驚睜開眼，

再一听是牲口叫喚一片聲音，咳！連牲口

也不知道疼主人。

老劉趕緊下了炕，

一邊拌料一邊沉吟。

想起來景存說渠水还用不尽，

既然是有富餘難道不能勻。

倒不如明天找他們去商議，

又一想惱的是爆仗脾氣李鉄根。

賭氣就要賭到底，

這時候我怎好找上人家的門。

想來想去又離不了水，

倒不如去偷水乾脆橫了心。

扛起鉄鍬往外就走，

也不敢走大道直奔樹林。

走十步九回頭東張西望，

老好像有人在後邊跟。

這就是做賊的心虛担驚害怕，

總覺着四外有聲音。

風吹樹梢刷刷啦啦响，
他以为後边來了人。

趕緊到樹林裏躲上一躲，
回头一看沒有人。

好容易才走到自己地上，
站住脚步定了定神。

抬頭看明亮亮的月輪清清的水，
連根汗毛都看的真，

老刘心想要動手，
總還有點不放心。

爬到樹上四下看，
沒有人影也沒有聲音。

掄起鋤忙把渠道開了个口，
嘩嘩的清水流得勻。

乾地見水沒了命，
忽嚕嚕嚕張着大嘴把水吞。

來順想這一回莊稼可有了救，

不覺臉上笑吟吟。

正是來順心欢喜，

「誰？」一声悶雷耳發昏。

「誰？誰？」西北角上有人高声喊，
老刘當時吓走了魂。

兩脚一滑倒在井口上，

又是泥又是水、蹭了一身上下濕淋淋。
剛站起來聽見有人把他問：

「到底你是什麼人？」

說着話手拉槍拴嘩嘩响，
老刘想這一回可要糟心。

說糟心，就糟心，

偷眼瞧，面前站的是李鉄根。
心裏一陣更發緊，

兩腿一軟往下蹲。

鉄根說：「原來是老叔劉來順，
半夜下地什麼原因。」

鉄根他說着話往西一看，
啊！怎麼渠道被挖得裂開紋，泥土兩下裏
分。

「原來你是來偷水，
背着人做賊慚了心。」

說着話堵上了挖開的缺口，

「走走走，咱們去見徐景存。」

來順他只急得一陣一陣出燥汗，

忽听得远远的有人喊鉄根。

「鉄根哪！噢！你在这保衛丰產地，

怪不得遍地找你也沒处尋。」

來順偷眼仔細看，

來的正是徐景存。

徐景存見鉄根怒容滿面，

劉來順垂頭喪氣沒精神。

忙問鉄根怎麼回事，

為什麼半夜三更來抓人？

鉄根往前走了兩步，
指着渠水說原因。

景存聞听微微笑，

拿起鋤重新挖開水渠門。

鉄根當時覺着奇怪，

來順也摸不清是啥原因。

景存帶笑說了話，

叫聲：「老劉別担心。

合作社并非只來顧自己，

還要尽量照顧旁人。

昨天晚上開了會，

討論了渠水應該怎樣分。

社員的地裏都澆過，

富餘水還要勻給其他的人。

不過你不該私自來偷水，

為什麼不來商議把水勻。」

鉄根氣粗大聲嚷：

「富餘水也不該勻給偷水的人。」

徐景存拉着鉄根坐下講：

「鉄根哪！氣粗心急難把熱飯吞。

合作社就為帶着群眾走，

搞得好群眾才肯在後邊跟。

常言說十个手指有長短，

要想讓大夥心齊必須費心神。

社会主义是大家的路，

不能拋下一个人。

單幹雖然算落後，

要讓他看清道理才能變過心。

光杆牡丹不算美，

還必須綠葉相襯扎住根。

帶動起單幹戶搞好生產，

才尽了咱支援建設愛國的心。」

劉來順一旁不住心難過，

一行行泪珠兒洒在衣襟。

呆了半晌把話講：

「這都怨我死腦筋，

我只想着這幾畝特等地，

總可以舒舒服服過幾年。

你們也勸过我參加合作社，

拿好地去入社我總不甘心。

又怕是多嘴雜鬧不好，

不如單幹不求人。

自从老天不下雨，

我心裏燒得似火焚。

眼看着人家早把渠修好，

集中用水多均勻。

哪像我一天到晚累个死，

莊稼早得愁死人。

老婆病了沒人管，

地裏缺水也難心。

裏外只有我人一个，

顧了莊稼顧不了人。

如今我算醒了竅，

怨我過去有私心。

組織起來就是好，

我決定再不單幹再不丟人。」

景存聞听心欢喜，

鉄根一旁也笑吟吟。

這就是劉來順偷水一段事，

到後來合作社裏添了生力軍。

三 換 春 聯

（快板書）

王樹、章明、趙興堡

說了个老漢家住在山東，

他姓李，名運通，还有个外号「老運通」。

他今年五十出點頭，

論成份是个老中農。

这老漢莊稼活上是个好把式，

經驗多，办法强，耕、种、鋤、割都精通！

幼年間也曾上过幾年学，

念过那千字文、三字經、趙錢孫李百家姓。

他兒子大明是解放軍的好战士，

边防綫上立过功。

他老伴省吃儉用会把日子过，

老兩口不愁衣食不愁窮。

有人說他越老越走运，

「可不是，我这就是老运亨通！」

（夾白）「老運通」的外号就是这麼來的。

五二年，村上成立了合作社，

五二年，村上成立了合作社，

社長名叫李文宗。

李社長三番五次來找李老漢：

「運通叔，你的思想通沒通？」

老漢一听哈哈笑：

「通啦？這點兒事情還想不通嗎？」

「那你老就入社吧！」

「誰入社？你運通叔不是三歲小毛孩，

你哄哄勸勸就把你們的白話听？

哼！你們說結社以後能增產，

依我看，簡直就是胡折騰！

我問你：結了社，人能多長兩隻手？

結了社，看家狗它能把地耕？

結了社，一棵高粱能吐兩個穗？

結了社，黃豆根下能出花生？」

「那当然是不能啊！」

「这不就結了嗎！」

再一說，人要多了心不齊，

你要往西他要往東。

親兄弟天長日久還要分家散了夥，

何況這張王李趙百人百家百秉性！」

「運通叔，你听我說。」

「你說吧！」

「結了社，一人不能多長兩隻手，

是啊！」

「一個人可能頂上兩個人用！」

「那才邪門兒咧！」

「結了社，一棵高粱吐不出兩顆穗，

對！」

「可要比兩顆穗的高粱多收成！」

「越說越玄啦！」

不怕你把耗子吹得有牛大，

我光會看來不会听。

你別看我人老不中用，

敢和你們比輸贏！」

「嘿！這麼說，您是要和社裏賽一賽？」

「賽賽就賽賽！」

「運通叔，我还是劝您……」

「嘿！你害怕啦？」

「合作社還能害怕啊？就這麼办吧！」

老運通把社長打發走啦，

老婆婆過來把當家的叫了一声：

「當家的，文宗說的都是理，

你咋當成耳旁風呢？」

「你懂啥，咱傢伙齊全牲口硬，

十二畝好地在村東，

我要入社一定合不上，

就好比一塊肥肉熬在一鍋白水中！」

「這話你咋不跟文宗說？」

「這話你能說給外人听？」

（夾白）他也不知道這話不好听哩！

「那你不入社就不入社吧，

又何必跟人家社裏比輸贏？

你还想賽过人家合作社？

說起話來不牙疼！」

「別囉嗦啦，你真是頭髮長來見識短，

跟你說話是白搭工！

和他們賽賽又有什麼了不起？

管保他們只有輸來沒个贏！」

且不說老運通當時誇了海口，

地裏活計他可真真下苦功：

出出進進總把个糞筐帶，

早起晚睡把莊稼勤侍弄。

這一年風調雨順年景好，

他的穀子長得黑油油的不透風。

合作社組織起來頭一年，

經驗不足本錢輕。

社裏的穀子一畝打了整三百，

老運通打了三百挂點兒零。

嘴！這一來他就像封官挂了帥，人前人後抖威風。

走起路來橫着個膀，

小鬍子撇的好像一棵葱。

有一句話逢人必說沒个忘，

（夾白）哪一句啊？

「知道嗎？合作社輸給了我老運通！」

遇着个落後的恭維他幾句，

他眯縫着眼睛越听越受用。

這一晚，他心裏高興睡不着覺，

給兒子大明寫了信一封：

「告訴你！我跟合作社競賽得了勝，

咱的莊稼強过社裏的好幾成。

大明啊，你在部隊上是功臣，

生產模範是我老運通！」

（夾白）誰封的他！

过了些日子大明的回信到，

老運通未曾拆信笑盈盈：

「屋裏的，兒子大明的信到了。」

「那你念給我听听！」

「好。爹爹來信我收到，

知道了二位大人身体壯实很高兴。

部隊裏展開軍事大訓練，

兒子在練兵当中立了功。

（夾白）又立了功啦！哈哈！

您來信提起競賽這件事，

我可認為……小雜种！」

「呦，他這是罵誰啊？」

「他敢罵誰？我罵他哪！

我不入社他不贊成！

他还說：不入社將來要後悔，

自私的思想要洗清。

還叫我把眼光放遠點兒，

這一条單幹的道路行不通！」

「孩子說得對嘛！」

「你閉上嘴！兒子說我還不夠？」

你也來棉花地裏亂栽葱！

好，他說我眼光看不遠，

我就來個三年計劃賭輸贏！

三年之內勝過合作社，

家中事，不許你們娘兒倆瞎囑咐；

三年之內輸給合作社，

大明怎說我怎听！」

你看他心中憋足這口氣，

恨不得明天就能定輸贏。

大雪飄飄春節就要到，

村裏頭到處鬧哄哄。

這一天，老運通鎮上去把年貨辦，

買豬肉，買粉條，還買了包點心提手中。

轉身又走進了賣春聯的對子鋪，

掌櫃的起身把他迎：

「來啦，看看吧！」

今年的對子真不少，

盡都寫的新內容：

這一副寫的是發展農業大增產，

那一副寫的是互助合作的优越性，

這一副寫的是實行農業集體化，

那一副寫的是單幹的道路走不通。

您看中哪副要哪副，

兩千一副，價錢挺公平。」

老運通看着春聯直搖頭：

「哪副我也沒看中。」

這一副，這字兒寫的不帶勁，

那一副，紙張刷得不够紅。」

這哪是他心裏的話，

分明是他看見這些詞句就头疼。

老運通轉身奔了紙鋪子，

買了張紅紙回家中。